

理韵亭 藏 书 印

東
亂
道
珠
集
卷
五

書
林
子
案
集
摘
錄
如

道
不



公
館
函

公

欽

甌海還珠集卷五

定春秋傳說摘錄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隱公元年

陳氏傅良曰特相盟也特相會盟不書惟內悉書之見集說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子仲子之賵

陳氏傅良曰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未爵稱字必

徵者而後名之名之者貶也何貶乎宰咺命妾母

也古者諸侯不再娶亦妾也於是隱將讓桓以大

平陽楊詩 葩園輯

00556

人之禮喪其母而赴於京師歸贈蓋命之也其曰
惠公仲子者修春秋之辭也見集說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陳氏傅良曰魯宋合也微者雖接我不書此何以
書參盟之端見矣憂參盟故錄其所從始也見集說

夏五月莒人入向隱公二年

陳氏傅良曰入君大夫將皆稱人君將書君自楚
莊入陳始大夫將書大夫自卻缺入蔡始惟內大
夫則書之見集說

無駭帥師入極

陳氏傅良曰入恒稱人惟內書大夫帥師見集說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於紀

陳氏傅良曰春秋之初大夫恒稱人必有好事於

諸侯則書於大夫已命字之未命名之各從其稱

無譏焉爾內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

書逆紀伯姬吳女遭人倫之變者也伯姬喪在殯

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又曰

內女為夫人恒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是故齊

不叔姬不書歸鄭伯姬不書紀叔姬不書歸以為

此言失位也非有
集說
七所不也
歸者非君夫人也
先

秋武子來求聘隱公三年

陳氏傅良曰周大夫有爵稱爵未爵稱字但曰武氏子見非大夫也微者雖王人不書此何以書魯聘不入來求不可不錄也
見集說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隱公四年

薛氏季宣曰諸侯曰天子之守臣地非其有也或取之或失之皆罪也
見集說

陳氏傅良曰外取邑不書自隱以前則書之春秋

之初猶以取邑為重也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郟首而後皆不書
見集說

秋翬帥師

薛氏季宣曰師興而後翬會之
見集說

陳氏傅良曰公子翬則曷為但稱翬以大夫而會

伐於諸侯於是始故名之也
見集說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陳氏傅良曰公子弒君衛人不踰年能討之衛猶有臣子也而五國之君大夫伐鄭以定州吁苟有

天書之夏言之春秋
僅一拜

冬十月二月衛人立晉

陳氏傅良曰爭國不_得公子晉則何為以爭國之辭書之衛之臣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為僂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父是亦爭國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譏不在立也是故宋殤之殺也馮立閔之弒也御說立晉靈之殺也黑臀立厲之弒也周立皆不書必若衛人討賊而葬而後書立見集說

九月考仲子之宮隱公五年

螟

陳氏傅良曰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祔於夫祖姑無妾祖姑則易姓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見集說

薛氏季宣曰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賢君恐懼修省消災變之道也見集說

春鄭人來輸平隱公六年

陳氏傅良曰渝平釋憾而為平也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

心詩

終始也見集說

冰氏傳良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與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

魯將合諸侯焉爾見集說

春宋公衛侯過於垂隱公八年

陳氏傳良曰特相遇不書書宋衛將以為參盟也

見集說

庚寅我入祊

陳氏傳良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譏之也見集說

說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

陳氏傳良曰諸侯初參盟也傳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

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

於是輸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

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見

集說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公九年

陳氏傳良日記異也太公曰孔子論六經記異

方書導
三九
說

春上

會齊

公十年

陳氏傳良曰鄭伯受命宋爾何為中丘之會鄭
有志於叛王而合考兵故無王命而私會齊魯齊
魯亦無王命一私會於鄭而後諸侯之師始衡行
於天下見集說

六月壬戌公敗師於管

陳氏傳良曰外書伐不書敗伐而敗焉不足書也
必交戰也而後言戰言敗績惟內師悉書之勝焉
則書敗某師敗則但書戰必會他國之君大夫也
而後從外辭言戰言敗績見集說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

薛氏季宣曰於此邾再入矣諸侯專兵而小國無
一措手足見集說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隱公十一年

陳氏傳良曰以王命討不庭顧因以為暴許無君
者十有五年甚矣鄭之專也許莊公奔衛不書非
其罪也凡奔其其罪不書是故許男奔衛不書須
句子奔魯不書見集說

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元年

良曰

以璧假鄭伯之辭

此亦下氏曰

初諸侯之為惡必有

辭焉以自文鄭伯以璧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

伯如送王姬築王姬之館於外皆善辭也夫子傷

周之敝曰利巧文而不慚於春秋著其事以見

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見

集說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桓公

二年

陳氏傅良曰華督則曷為但稱督隱桓莊之春秋

凡賊皆名之見集說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

陳氏傅良曰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

州吁訖於討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君

弑君之禍迹於天下四君為之也春秋之褒貶至

於變文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復書之終

春僅一再見焉以變文為猶未也而直言其所為

舍此無復見矣見集說

夫人姜以至自齊桓公二年

薛氏李宣曰齊侯送女外公以會禮接之非親

迎且兩失之也

夫並走不為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公五年

黃氏仲炎曰甲戌己丑三傳皆以為魯史舊文而

孔子因之非孔子修春秋以筆削自命若魯史

有二日並存之訛不應迷而不削遺無故之疑也

此必聖人筆削之後傳錄者誤耳見集說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陳氏傅良曰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也伐鄭

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嘗戰矣而不言戰嘗

敗績矣而不言敗績諱之也其曰蔡人衛人陳人

從王伐鄭尊王也見集說

薛氏季宣曰九伐之無親征諸侯之制三親戎

事危道也其不書王師何王為重也見集說

春正月寔來桓公六年

陳氏傅良曰以為來朝則非朝也來奔則非奔也

但曰州公來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正

月寔來是不以其國之辭也古者君去其國太宰

取筆廟之主以從而託於諸侯曰寓公先王所以

通不得已也州公如曹來紀侯去其國不書

奔進不得已也

春二月二亥焚咸丘

黃氏仲炎曰焚於而田明年無田竭澤而漁明年

無故春秋書焚丘惡盡物也夫求盡物於山

澤聖人且猶之心况求盡利於民乎見集說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陳氏傅良曰諸侯不名爵從其爵未爵稱字必微

不能自通者也而後名之未成君名之卒名之失

其國名之嘗夫國矣雖後入歸亦名之舍是無名

道矣而名之者貶也貶穀鄧之君朝桓也見集說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桓公八年

陳氏傅良曰逆后六書非公卿也而後書為故原

莊公逆惠后於陳桓公逆定后於齊不書則祭

公何以書后妃毋儀天下而以遂專之也祭公不

稱使則王者有成命也王者有成命而以遂專之

故書遂始於此凡遂譏之也莫甚於遂逆后罪祭

公且罪魯也見集說

春紀季姜歸於京桓公九年

陳氏傅良曰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

子逆稱后歸稱姜也見集說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

薛氏季宣曰攝也見集說

即禮也朝於諸侯非也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桓公十一年

陳氏傅良曰：郎之諸侯也曷為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猶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莫適為主則人自為盟而已矣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而衛亦抗于突以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略之也見集說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陳氏傅良曰祭仲以命大夫專廢置君局置從其

恒稱而不名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其為辭也詳矣則從其恒稱不名可也見集說

突歸於鄭

陳氏傅良曰凡歸皆譏也莫甚於突故弗繫之鄭歸未有不繫國者突莊公子也而弗繫之鄭以為是繫鄭也見集說

鄭忽出奔衛

陳氏傅良曰鄭忽何不能為子也身為豕鬮而廢立曰權臣不可以為子矣是故書奔始於此見集

說

柔會宋公陳侯祭叔盟於折

陳氏傳良曰柔以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

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見集說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桓公十二年

陳氏傳良曰此公及鄭伯也曷為前稱君後稱師

略之也戰不言伐有不與戰則言伐如僖十八年

宋曹衛邾伐齊而宋及齊戰是也未始有不與戰

者而亦言伐則甚也曰戰於宋薄宋之眾也

見集說

三月葬衛宣公桓公十三年

陳氏傳良曰凡君未葬則稱子衛宣公未葬則稱

衛侯何不以居喪之禮出也見集說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桓公十五年

陳氏傳良曰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

臣亦以自至之書之是故鄭蔡仲雍殺雍糾而

突出衛孫林入殺子驕子伯子皮而衍出燕大夫

殺嬖嬖而歎出書奔而已矣見集說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陳氏傳良曰忽嘗不稱世子此其加世子何後

見集說

蓋補集為軒

桓稱也以兵光國也桓稱子以其歸國也

許叔入於許

春秋無加頃焉正其名實而已矣見亦說
陳氏傅良曰凡入皆譏也則其曰許叔何以是為
宜入也入亦有書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
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叔不書字則疑於齊小白
陽生莒去疾見集說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陳氏傅良曰旅見亦判交之舊自參以上甚之凡
朝不勝譏莫甚於自參以上故貶人之見集說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袤伐鄭

陳氏傅良曰納厲會伐會盟會救會伐前
定之詞也未前定則書會於某而後伐會於某而
後盟會於某而後救會於某而後侵前定同欲也
未前定繼事也見集說

十有一月衛侯出於齊桓公十六年後

陳氏傅良曰此衛人立子黔牟而奔則其但書奔
何以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
有篡公子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政衛人立黔牟
而朔出蔡人立東門而奔出邾人立君而不備

言奔而已矣見集說

二十月朔日有食之桓公十二年

陳傅良曰自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自文以下皆書日故曰桓莊之世多闕文見集說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魯公三年

薛氏李宣曰大讎不報而又與之出師舍其田而

芸人之田莊公之謂矣溺不書帥師所將之兵少

也見集說

五月葬桓王

薛氏李宣曰七年而葬閔王室之無臣子也見集

說

陳氏傅良曰會葬不書其人必有故也而後書其

人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十是均

后晉也昭公使叔子葬宋公滕叔缺葬也
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吊定而
王不書葬楚康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書葬不
臣於周而誣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
葬也見集

秋紀季以鄆入於齊

陳氏傳良曰紀侯在而季以鄆入齊若以邑叛其
稱字紀侯意也齊襄自桓始年挾鄭以圖紀黃之
會魯為之求成不從克焉遷邾郚郕紀之不也
如綫季以鄆入齊終於乎始判是今國以與之也

齊人許次者吾上地苟可以免紀者無不為也是
故稱字不稱字則宋魚石邾庶其見集記

冬公次於滑

薛氏季宣曰書次不能為輕重也見集說

三月紀伯姬卒莊公四年

陳氏傳良曰內為夫人書卒不書葬其不書卒
者必有故也非有故而不卒者則不赴也見集說

紀侯大其國

陳氏傳良曰諸侯去國惟書奔此其不書奔何不
以奔罪如紀侯也其不以奔罪如紀侯何罪齊也

黃之會魯為之求成不得免焉
絕如綫也此季以鄭入於齊猶不得免焉則自有去
而之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加
紀侯也然則何以罪齊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未知
紀之自之其人_之之與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
亡之也見集說

冬公及齊人狩於禚

薛氏季宣曰齊人_{後書}意辭也不忍公之與讎會獵也

何以知其齊之君曰會獵遊田之事也遊田獵者

則君何以與之會會之非微者也見集說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

人伐衛莊公五年

陳氏傅良曰不言而以朔入為重也入不言是
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矣見集說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莊公六年

陳氏傅良曰自伐鄭以來王師不書其書救衛何

救衛無功也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

昔者王嘗以一軍命晉侯為曲沃伯詩人美之而

經不書以為天子宜廢置諸侯也天子而猶得廢

置諸侯春秋可以無作而朔終以自立故曰救衛

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集說

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公八年

陳氏傅良曰此吾君將也何以稱師莊之會齊皆

譏也莫甚於及圍邾是故一貶之師行不言次必

久而無功也而後言次吾師嘗久外矣而莊公特

書次以莊之不說於齊也俟陳蔡不至及齊圍邾

邾降於齊師以正月治兵及秋而還斯可以言次

矣見集說

秋師還

薛氏李宣曰師還何卒之也何幸乎師之還八欲

取邾而力不足替於齊而齊取之以夏降邾及

秋而返公謀擊齊而遂不果故遲遲也莊公忘國

之大恥滅同姓親睦敵暴師之久書之危辭也見

集說

陳氏傅良曰師還不書書還危不得還也見集說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諸兒

陳氏傅良曰此公孫無知也其曰無知何隱桓莊

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弒君者連稱管至父則其專

罪無知何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一子矣春

秋誅利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弒齊襄無知與聞

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為首公子棄疾實

齊襄公八年

弑楚靈以與聞故者也而此受則此為逆首見
集說

春齊人殺無知莊公九年

陳氏傅良曰無知嘗踰年則其曰齊人殺無知何
是不成君之辭也可心州吁之弑衛人為之變不
踰年卒討之今也無知之弑齊人亦為之變踰年
卒討之是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是國有
臣子也見集說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

陳氏傅良曰凡納河宜納皆不書必不宜納也而

後書襄公吾讎也而納其亡子以為德是納不宜
納也見集說

二月公侵宋莊公十年

黃氏仲炎曰稱罪而討其國曰伐不稱罪而掠其
境曰侵即書所謂侵之疆是也春秋書侵伐雖有
異詞而均之為挾手這忿無王命而專兵焉爾見
集說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公敗宋師於乘丘

陳氏傅良曰其言次何以桓公之圖霸而未集也
外師未言善次者桓公所甚汲汲也者魯也苟不

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於郎以誅魯耳而杜
杏之會不至鄆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於是
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宋
師次於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書子蔡侯次於厥
貉以志楚伯之難也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
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
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見集說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薛氏季宣曰五霸桓公為盛威陵諸侯以圖霸功
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

見集說

陳氏傅良曰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宋人遷宿未
可以言滅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矣然則滅國
自齊桓乎前此矣曷為以首滅罪齊微桓公則滅
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滅國三十六五霸為
之也見集說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於鄆莊公十二年

陳氏傅良曰紀亡矣曷為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
滅而復見者善辭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

陳災見集說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地

陳氏傅良曰春秋非立兵皆序爵也於是序齊於

宋之上而獨爵齊將予齊以霸也晉文公之簡曰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霸之辭也自是無持相

會矣見集說

夏六月齊人滅遂

黃氏仲炎曰地杏之會魯皆不至也齊於魯有納

糾之憾有收師之怨此於遂之可疾輕重較然矣

然齊桓能忍於魯而會盟之不能忍於遂而殄滅

之何歟蓋遂小國也利其易虐則借以立威魯望

國也知其難圖而以為助凡其恩威異用大率

聽於力放於利而已矣非能壹以禮義為節也故

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見集說

通

鄭人

侵宋

莊公十五年

陳氏傅良曰據左氏說則齊侯侵蔡晉侯侵楚皆

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則左氏之

例非矣公羊曰捐者曰侵精者曰伐以謂深者為

精淺者為捐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不深者

頗多則公羊之例非矣穀梁云苞人氏毆牛馬

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齊桓伐楚不戰而服無

壞宮室伐樹木之事又豈二百四十二年行師悉

皆如此暴亂乎則知穀梁亦非也見集說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公

公

公

子同盟于幽莊公十六年

陳氏傅良曰盟未有言司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

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

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見集說

薛氏季宣曰許男何以先乎曹滑大也非禮班之

序也桓公倡霸而亂周班之序非長諸侯之道也

見集說

秋鄭詹自齊逃來莊公十七年

陳氏傅良曰外逃不書逃來則書之書逃來譏與

之接也苟不接莒僕來奔宣公命與之邑季

文子使司寇出諸則不書苟接之矣介葛盧來

僖公在會饋之芻米則書見集說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莊公十九年

薛氏季宣曰正卿送媵禮之過也遂盟非其事也

見集說

荆人來聘莊公二十三年

陳氏傅良曰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隱桓之春秋

舍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矣而荆人先修聘於上

國進之也憂之也見集說

夏公如齊逆女莊公二十四年

陳氏傳之曰親逆女不書惟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於是莊公三十七年而在何二紀矣制於其母心齊女也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為之親納幣而觀社遇於穀明于扈一歲而三見於齊丹桓宮櫛刻其極以歸夫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大夫宗婦以幣覲此何禮也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言入者入難辭也書逆以病莊公也書入以惡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此者也 見集說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歸于曹

薛氏季宣曰羈者曹之嗣赤者子之非正者戎曹

之兄弟爭國侵其疆場而羈奔赤反亦曹羈無立

之罪也 見集說

陳氏傳良曰君在喪補子其曰曹羈不能為子也

侵淺事也以千乘之國不能守不可以言子矣然

奔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奔也 見集說

春陳

侯侵女叔來聘 莊公二十五年

陳氏傳良曰諸侯初交聘也前乎此非王室若媿

鄰無聘者矣春秋之初吾君大夫適他邦必有故

也有故而後行猶私相為好而非定制也王室衰

諸侯和相為好而無定制是謂亂初生也由僖而
下朝聘皆之乎盟主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吾未
知其所終矣春秋所以作也見集說
黃氏仲炎曰陳女叔來聘雖其君使之實出其臣
之私意也大夫交政於中國其見於此乎見集說
曹殺其大夫莊公二十六年
陳氏傅良曰凡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
也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篡曹篡而殺
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無道而殺大

夫則亦不義其君者是故曹僖公之大夫不名
宋昭公之大夫不名見集說
黃氏仲炎曰大夫與國同體君之股肱也是以有
道之世刑不上大夫及其無道也常多殺大夫何
者有道之世位以稱德苟命士以上必以俊彥為
之況大夫乎故無至於犯罪而可殺有道之世明
德謹罰雖一介之民猶不以無罪戮之况大夫乎
故無至於嗜殺有道之世政自上出雖諸侯不得
以專殺也况非諸侯乎故無至於亂殺及其無道
也任非其人故有可殺之罪刑不當罪故有妄殺

之事上無改刑故有亂殺之禍此春秋所以書之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莊公二十七年

陳氏傳良曰內女為夫人七見於經未有書公會

者自伯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

為皆未之前聞也見集說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氏傳良曰齊初主盟於是書公矣見集說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公二十八年

陳氏傳良曰齊稱人貶之也數之以王命取賂而

還桓公不以王命討衛也向也王室有四方之

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芮伯立晉侯於是

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

桓公為之見集說

黃氏仲炎曰幽之再盟衛侯不至蓋奪於喪制之

故或可情怨也而齊遠伐之是齊之兵不度義而

動也衛之不可以敵齊明矣不勝一朝之忿而與

齊人戰早貽喪師之禍是衛之兵而不量力而閉

也三者皆罪也元其說

夏師次乎成莊公三十年

陳氏傅良曰此其書次何以是為不足書也甚矣

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威

紀及齊圍郕而郕降於齊於是次成齊人降郕雖

罪齊桓也訖莊公之身不可以不貶也見集說

春城小穀莊公三十二年

薛氏季宣曰莊公六年後無麥苗大無麥禾螟糜

或蜚相逐而有大水者三中君尚當少警而公之

軍旅盟會未嘗休息至於侈心一起回娶而觀社

丹楹刻桷告糴之時築郕次年新廐城諸防去年

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歲猶不可况荐饑

而輕用民力乎見集說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陳氏傅良曰季友以君命酈牙也則其書卒何喪

以大夫之禮也牙將與慶父夫人为亂雖酈之而

立叔孫氏使若死於位然是喪以大夫之禮也春

秋之法苟有謀竟於其臣雖自殺也亦書殺比殺

也吾從而卒之則何以傳信於萬世不卒之則無

以察魯人之心也綠君臣之誼不得私其親緣親

親之恩不與國人虐兄弟也見集說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荃姑閔公元年

陳氏傅良曰閔公盟齊桓于落姑請復季友未知

孰為之也慶父為之則閔公不弑以閔之見弑則

非慶父之意而國人為之也見集說

季子來歸

陳氏傅良曰此公子友也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

名之不名之斯以美稱稱之也何賢乎季子微季

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篡不成

莊公之統不絕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

不書全季子也見集說

冬齊仲孫來

陳氏傅良曰書來譏也仲孫之來覘魯也莊公薨

子殺閔公幼落姑之盟嘗稱於齊僅能復季

子而已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

憫然使人以覘魯曰是可取乎桓公伯諸侯將因

人之難以為利書來不書事所以病桓也見集說

秋八月辛丑公薨閔公二年

陳氏傅良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弑公於武

闡聖人之心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弑君父之大哀也

可心言之是故書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

也不地不燕隱閔所謂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且失見集說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陳氏傳良曰文姜孫于齊絕不稱姜氏此其稱姜

氏何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是故文姜一見貶

絕之哀姜再見而後貶也見集說

公子慶父出奔莒

陳氏傳良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

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見集說

十有二月狄入衛

陳氏傳良曰滅而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

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亂而取

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也故衛不言滅須句

不言滅見集說

鄭棄其師

陳氏傳良曰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以鄭

伯克段為義則大叔不書奔以天王出居于鄭為

義則王子帶不書奔見集說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僖公元年

陳氏傳良曰救不言次無志於救也桓公宿師聶

北玩寇以待其弊故言次譏之見集說

黃氏仲炎曰邢有狄患三年矣齊嘗一救之不足

以退狄即也至此再救之以三國之師沛然有餘

力矣而猶待於鼎北之次邢不勝困以遷其國然

後城之此謂謂不誠於救者也不誠於救而不得

不救者孟子所謂假仁考也見集說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陳氏傳良曰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書曰某

人遷其罪遷之者也書曰某遷於某罪遷者也以

齊晉之伯也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

於帝丘桓文亦受其咎矣見集說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陳氏傳良曰慶父殺君之賊也莒人納焉賂而後

歸之魯於是敗其師獲挈而魯之內難始定見集說

春王正月城楚丘僖公二年

陳氏傳良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其以魯辭書之

但曰城楚丘何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不以專封衛

累桓公也以魯辭書之使之若諸侯同欲然見集說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於潰遂伐楚次于陘僖公四年

陳氏傳良曰春秋製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苟悉
 書則以逐言之兵事言遂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
 楚入春秋浸強矣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篡弑則
 修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有志於伐楚而以侵
 蔡召諸侯書曰逐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伐而後次
 見桓公之不戰而誑楚也桓合八國之衆以討楚
 兵莫盛於此楚雖強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
 人為之誑使其大夫即盟於師桓公不但以力服
 人矣見集說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氏傳良曰齊侯稱人何貶也東遷之後諸侯始
 放春秋之治在諸侯而大夫不與北杏之後盟主
 始專春秋之治在盟主而諸侯不與治在諸侯貶
 人之是故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於即戰稱君
 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貶人之是故於涇伐稱君
 於執濤塗稱人於溫會稱君於執衛侯稱人見集說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陳氏傳良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
 師會救未有書前師者而公孫敖書帥師公子牙

與弒子般公子慶父謀弒閔公而茲與教皆世為
 將是故謹志之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公孫茲
 帥師會侵陳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
 三家之所從始也見集說
 晉侯殺其世子申僖公五年
 陳氏傅良曰太子緜於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
 法苟有諛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
 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禰君殺而
 已矣見集說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陳氏傅良曰諸侯何以會王世子定世子也於是
 子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桓公率天下之
 諸侯以會之世子危不得立而為會以定之禮之
 變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
 夷於諸侯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桓
 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見集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陳氏傅良曰桓有諸侯之事三于洮序王人於諸
 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于

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子
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
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
也桓公於是知節矣是知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
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遜也會有周人盟
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厲之仇也春
秋是以予桓也見集說

鄭伯逃歸不盟

陳氏傳良曰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
其背盟也厥貉之會厲子逃歸不書厲之役鄭伯

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

晉而後書見集說

冬晉人執虞公

陳氏傳良曰晉滅虞矣則其但書執何以為晉人
之罪徒執其君焉爾而虞自亡也見集說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僖公六年

陳氏傳良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桓稱人
也見集說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僖公九年

陳氏傳良曰遇弒雖未逾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

何獻公殺申生繼重耳夷吾而立其嬖子晉之亂
獻公為之也是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見集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僖公十年

黃氏仲炎曰申生死於讒而里克不平其事奚齊
卓子死於亂而荀息不食其言二子者皆用其死
力於晉國者也然里克不免乎殺君之名荀息不
免乎從昏之罪殺身而無益於國何哉人臣之義
在於正諫其君之非而已苟能以死力諫其君鮮
有不能回其君之聽者不幸而不聽以至於死則
臣子之義盡矣漢高祖帝欲立趙王如意張良極諫

不聽叔孫通又諫時大臣多固爭乃止不立今里
克荀息雖各盡其死力而莫能知此也方獻公使
大子伐皋落氏里克嘗諫矣一不見聽遂不復言
驪姬譖而不能爭也申生死而不能明也蓄憤久
之而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里克雖有不徇其君
之心而不能辨之於早也申生之死荀息不惟不
能諫又且成其君之邪志以死奉奚齊及里克殺
奚齊卓子而荀息死之是荀息雖有不愛其死之
心而不能用之於義也故里克不免弑逆之名荀
息不免從昏之罪見集說

夏齊侯許男伐杞

薛氏季宣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舍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畧沉楚許方患楚而啟以伐我非用人之道也見集說

冬大雨雪

黃氏仲炎曰雨雪常也惟大而為害故書獨桓公八年雨雪不言大者周之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也見集說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僖公十一年

薛氏季宣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為會而從夫於外非野寧之禮也見集說黃氏仲炎曰男女正位天地之大義也魯僖亂之而不自正齊桓與之為亂而不能正皆罪而已矣見集說

冬楚人伐黃

陳氏傅良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爾見集說

夏楚人滅黃

僖公十二年

黃氏仲炎曰不書出奔者君死於其位也見集說

春諸侯城緣陵僖公十四年陳氏傅良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辭也但

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見集說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陳氏傅良曰朝未有言使者則其曰季姬使鄆子

來朝何惡魯而賤鄆子也於是季姬來寧公以鄆

子之不來朝也怒止之遂遇于防使朝焉魯為已

汰鄆為已卑矣於婦人乎何譏惡魯而賤鄆子也

見集說

遂次于匡僖公十五年

陳氏傅良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見集說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陳氏傅良曰桓公合八國之眾以救徐而僅使大

夫將桓志荒矣卒不競於楚故救而言次甚譏之

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於牡丘桓公為之也

有諸侯在而使大夫盟始於雞澤悼公為之也見

集說

季姬歸于鄆

陳氏傅良曰內女嫁恒書歸不書歸必有故也季

姬來寧公怒而止之故不書歸至是而後言歸也
見集說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陳氏傅良曰於是秦獲晉侯以歸其不曰以歸何
罪晉侯也獲匹夫之辭也言獲則以歸不足言也
見集說

夏滅項僖公十七年

陳氏傅良曰滅項非公命也向也費伯帥師城郎
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城郎常事滅項非常事也
是故必有事也譏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則謹書

之書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庶其來

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雖非公命皆非常也

春秋之季夫不稟命於諸侯非但魯也鄭伯會

于夷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蔡侯會于召陵蔡

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謹而志之也
見集說

黃氏仲炎曰經書夏滅項猶言夏取邾秋取根牟

見集說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僖公十八年

陳氏傅良曰此宋公也其稱師何於是齊桓公與

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而桓公卒侍人

卷之七

盧浦集鳴軒

豕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襄公以諸侯之師伐齊
立孝公而還春秋貴義不貴惠尚治不尚功託人
之孤而動天下之兵至於交戰是伐喪而已矣雖
然孝公不言納孝公言納則疑於晉糾却捷菑宋
襄之義僅異於魯莊晉趙盾而已 見集說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信公十九年
薛氏季宣曰宋襄執滕子以威求伯也 見集說
陳氏傅良曰執不言歸未失國之辭也言歸危不
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稱曹伯歸
稱曹伯襄執稱衛侯歸稱衛侯鄭此執也則其名

何遂失國也虞公失國則其不名何也虞自亡矣
晉人之罪徒執其君焉爾不於執焉加以遂失國
之辭所以見虞之自亡也 見集說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黃氏仲炎曰杜杏之會齊伯之首事也雖人心始
疑於齊然所致者猶有四國也今宋襄圖伯為盟
於曹國之南是不能致曹而乃枉駕以盟曹也曹
弱於宋而鄰於宋者猶且不服況諸侯乎故曹南
之盟所與偕者僅一邾人而已寡助如此而以求
伯是亡舟楫而涉不測之淵未有不死於溺者也

見集說

秋宋人圍曹

陳氏傅良曰此宋公也其稱人何凡圍國雖君將
貶人之前年齊桓卒宋公欲合諸侯而亟修怨於
曹諸夏之書圍國自此始

見集說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陳氏傅良曰內不言公諱之也以其人楚不可不
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以不沒公也

見集說

梁亡

黃氏仲炎曰民罷而潰則國已亡矣國亡而後秦

取其地非曰秦取之而後亡也故春秋不得言秦

取而以自亡為文焉明自亡者民亡之也

見集說

夏大旱

僖公二十一年

黃氏仲炎曰春秋或言不雨或言旱或言大旱何

也不雨之害比旱為輕大旱之害比旱為重也

見集說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陳氏傅良曰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貶之也孟會

稱子矣獻捷於魯何以貶人之孟會不稱子無以

見楚宋之爭長獻捷於魯不人之則是遂予楚也

自是至叔之聘而始有君大夫

見集說

春公伐邾取須句

僖公二十二年

陳氏傅良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

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

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雖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鄆

鄆叛而來書取鄆

見集說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黃氏仲炎曰宋襄公自執滕用鄆以失人心為楚

所執今乃不量出而閉以僥倖於萬一衆敗身夷

不亦宜乎

見集說

冬天王出居于鄭

僖公二十四年

陳氏傅良曰王出不書為尊尊諱也子頹之難惠

王未有過也鄭虢圖之執燕仲父殺子頹逾年而

復辟故諱之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又德

狄以狄女為后諫弗聽子帶以狄師攻王於是適

鄭書曰天王出居于鄭以為無足諱焉爾

見集說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僖公二十五年

陳氏傅良曰出罪也納之者亦罪也則悉書之出

非其罪納之者罪也則但書納齊桓公卒楚始與

諸侯盟于齊盟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

楚人救衛 僖公二十八年

陳氏傅良曰僖六年二十二年楚嘗救鄭矣不書

於是始書以為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見集說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陳氏傅良曰此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也宋公

也則何以但稱師尊晉侯也尊晉者予晉以霸也見集說

楚殺其大夫得臣

陳氏傅良曰於是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則

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

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見集說

黃氏仲炎曰楚殺得臣而晉文為之深喜則知得

臣者固晉文之所忌也國有人才使敵國望而忌

之庸可殺乎今楚殺之以快敵君子是以知楚之

無能為也見集說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氏傅良曰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伯

也於是王子虎實盟諸侯則其不書何凡王人

東坡遺集卷之...

泣盟不書泣伐不書見集說

公朝于王所

陳氏傳良曰此踐土之諸侯也外朝王不書書魯

以見其餘也見集說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陳氏傳良曰其稱人何非王命也凡執譏也春秋

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為褒貶苟當乎罪雖晉厲

公執曹伯得為伯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陳轅

濤塗稱人而已矣見集說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陳氏傳良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

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仇也是故元咺復歸宋

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仇辭也見集說

東甌遺珠集卷九四中

欽定春秋摘錄

春介葛盧來 僖公二十九年

陳氏傳良曰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譏有以來之也 見集說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僖公二十九年

陳氏傳良曰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意不書涖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

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作
言王子虎為尊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徧
人諸侯之大夫以其徧人諸侯大夫不可不沒
公也 見集說

黃氏仲炎曰以大夫敵王人則諸侯敵王矣 見集說

衛侯鄭歸于衛 僖公三十年

陳氏傅良曰向也言復歸今歸不言復何奔失國
之辭也執未失國之辭也凡執不言歸執而言歸
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書衛
侯歸書衛侯鄭執書曹伯歸書曹伯襄名之者亦

失國之辭也 見集說

遂如晉 僖公三十年

陳氏傅良曰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晉者於是再
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尊矣公子遂如京師遂如
晉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於晉也吾大
夫如京師不書於是始書之聘周非常事矣 見集說
黃氏仲炎曰凡書大夫如京師者見諸侯不朝而
聘也 見集說

夏四月四卜郊 僖公三十一年

陳氏傅良曰以其不勝訊訊其甚者爾 見集說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黃氏仲炎曰傳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夫何遷之有不知出此而惟偏是畏惟地利是擇偏者無已則遷者亦將無已是徒勤民而已非善為謀也見

集說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僖公三十三年

薛氏季宣曰升陘之役十歲矣邾未始侵伐我也

夏公伐邾取其邑秋公子遂又伐之無名甚矣見

集說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黃氏仲炎曰經書隕霜二一曰隕霜不殺草一曰

隕霜殺菽蓋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霜當殺草

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未當隕霜

而殺菽亦異也又曰李梅冬實物反常矣見集說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文公元年

黃氏仲炎曰桓王崩七年而後葬見諸侯不天

子之喪也僖公以夏四月葬而王使叔服先二月

至魯見天子急於奉諸侯之喪也冠履倒置至此

極矣見集說

晉侯伐衛

宋氏傳良曰春秋苟其君意雖卿帥不書故伐衛書晉侯不書先且居成十三年伐秦書無侯不書藥書襄十年滅偃陽書晉侯不書荀偃士匄哀元年伐晉書衛侯不書孔圉所謂深探其本也見集說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陳氏傳良曰楚國未志其志願何世子弑君不可以楚不志也見集說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文公二年

黃氏仲炎曰秦穆公反自穀陵悔過自誓未幾尋怨再致彭衙之戰是雖悔其非而未嘗改也悔而

不改何取於悔哉晉襄得志於穀可以已矣當秦兵再至則修文告以卻之若展禽所以犒齊師者秦必愧而反矣不此之圖而逞志於一戰是則晉襄之罪也蓋秦穆憤於敗而能平晉襄徂於勝而不能屈血氣用事而無理義以養其心終於稔怨結讎黷武殘民而已春秋書秦晉之戰所為世之不能懲忿窒慾者之戒嚴矣哉見集說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陳氏傳良曰朝而遂盟之於是始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書公者恒辭也諱在其事則但

書公不書其事公會晉侯于黑壤為公不與盟故
不書盟公如晉為止公送葬故不書葬其言之也

見集說

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陳氏傳良曰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晉遂以夫

主諸侯也然士穀主盟曷為序諸侯之下春秋不

以大夫主盟也故訖於宋不以大夫主盟翟泉貶

此何以不貶貶不於甚則於其事端餘實錄而已

矣故書士穀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桓文之

伯會盟有大夫則但稱人會檉稱邾人會温稱秦

人必世子也則得次小國之君自垂隴主士穀新

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戚之盟書齊國佐

沙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安甫之會君與

大夫竝列矣見集說

薛氏季宣曰垂隴之會士穀始專晉國之事也桓

文沒大夫擅專諸侯之會盟自公孫敖士穀也

其臣固有罪也使之者亦非也見集說

黃氏仲炎曰晉士穀會盟諸侯晉政在大夫也見

集說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陳氏傳良曰曷為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穀
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
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後大夫始貶稱人矣

見集說

夏五月王子虎卒

文公三年

陳氏傳良曰公穀以為叔服非是

見集說

秦人伐晉

陳氏傳良曰此秦伯也曷為貶稱人穀之誓孔子
有取焉而秦穆之連兵無虛歲故自韓原秦不以

爵見於經

見集說

雨螽于宗

黃氏仲志曰春秋書外國之災有因弔問而知之
者有聞而知之者宗大水公使弔焉是因弔問而
知之者也六鷁退飛隕石雨雷之類非弔問也特

聞而知之爾

見集說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陳氏傳良曰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見

集說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文公四年

陳氏傳良曰夫人某氏嫡稱也喪之以夫人

禮

也。惠公之喪桓母猶有疑焉。是故別廟也。祔姑稱謚。伉然如夫人。則自文公之喪成風始。見集說薛氏季宣曰：妾母為夫人，僭也。僭則何以取乎？春秋不沒其實也。見集說黃氏仲炎曰：惠公仲子而不稱夫人，是當時不以夫人稱之也。今以夫人稱成風，則已甚矣。或曰：子為己而不得尊其母，可乎？曰：為人子以所當得者加於其親而親安之，則孝在是矣。苟以其所不於其親使其親無以安之，可謂孝乎？見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文公五年

陳氏傳之曰：贈常事不書，惟贈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為夫人也。春秋之初猶以為非常事也。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雖命為夫人，不復書矣。孟子卒不赴於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見集說

王使召伯來會葬

陳氏傳良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以夫人之禮喪成風也。莊僖之際，天下知有盟主而王而襄王之季年，更有事於諸侯，於是叔服

會葬毛伯錫命尤汲汲於魯也尤汲汲於魯而何
為乎成風一人贈舍之一人葬之以是懷諸侯吾
見周之益陵夷矣宰咺嘗以贈妾母貶則召伯何
以不貶王公一體也宰書名則王不待貶而自見
王不稱天則召伯不待貶而自見也桓以少筭長
成風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
褒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故皆不稱天
見集說

夏季孫行父知陳文公六年

黃氏仲炎曰春秋書內大夫出聘者其旨有四有
書以見簡禮者有書以見諂禮者有書以見大夫

私行者所謂簡禮者公子遂如京師叔孫得臣如
京師之類是也諸侯不朝而使大夫聘也諂禮者
季孫行父如晉繼於公孫敖如晉之明斗之類是
也使幣頻煩而不知節也大夫專命者公子遂叔
孫得臣如齊之類是也非君命而行也大夫私行
者公子友如陳公孫茲如年季孫行父如陳之類
是也蓋公子友以原仲之舊而茲行父以娶婦之
故於是託君命以遂其私也見集說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陳以傳良曰兩下相殺其書國殺何春秋之法苟

有戒而不知則其君之罪也是故晉胥童殺三郤

樂書中行偃殺胥童齊崔杼殺高厚鄭之辰子西

殺公子嘉皆稱國而已矣見集說

閏月不告猶朝于廟

黃氏仲炎曰自文公怠棄時政以閏月為非常月

而廢告月之禮漸致其後雖常月亦不告矣此子

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也見集說

三月甲戌取須句文公七年

黃氏仲炎曰齊靈公與臧紇言伐晉臧紇對曰抑

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

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非鼠而何觀魯文公聞晉

難而伐邾取邑是亦臧紇之所謂鼠者爾見集說

宋人殺其大夫

陳氏傳良曰終昭公之世不名其大夫春秋有天

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晉靈公凡會

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也於魯莊公凡會齊

襄皆書人是一國之辭也於魯桓公凡大夫將皆

不言大夫於宋昭公凡大夫不名是一人之辭也

見集說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陳氏傳良曰宋襄公納齊孝公戰于鹹貶稱師秦
康公送晉公子雍戰于令狐貶稱人秦晉之文兵
於是再世自令狐之後不悉書矣八年秦必晉取
武城不書十年晉伐秦取少梁不書 見集說
黃氏仲炎曰平其心以觀天下之故則是非利害
未嘗不甚明一或錮於貪欲之私則如逐鹿者不
見泰山矣觀荀林父之戒先蔑者平心之言也故
卒不逃其所料惟先蔑之意在於覬覦立君之功
而不暇擇焉將以求福乃更得禍此可為行險者
之戒矣 見集說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文公八年

黃氏仲炎曰觀遂之專敖之恣則文公之不能制

其正可知矣 見集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

陳氏傳良曰未有書官者於是官從其官司馬司

城是也未有書字者於是字從其字子哀是也 見

集說

黃氏仲炎曰紀綱不立政權紛亂則君臣不能相

保且仕於亂邦濫嬰戮辱非君子見幾之道也垂

戒之義明矣 見集說

春毛伯來求金 文公九年

陳氏傅良曰自是魯雖不修貢周無求矣周亡蓋衰而頃王之崩葬不見於經 見集說

辛丑葬襄王

陳氏傅良曰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 見集說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陳氏傅良曰大夫貶而稱人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 見集說

九月癸酉地震

黃氏仲炎曰震動也或謂震者戰而非動如漢天鳳三年詔云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是震其動異也曰非也動甚為戰戰生於動爾豈可歧而二之哉 見集說

夏秦伐晉 文公十年

陳氏傅良曰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去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後於序書繫去於周末於作春秋

由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
於秦也九集說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陳氏傳良曰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以楚
之圖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
春秋重絕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從楚矣已而為
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宋陳鄭也於是息
會不書書及蔡次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
也見集說

秦伯使術來聘文公十二年

陳氏傳良曰自戰韓而後秦伯稱人此稱秦伯者
以其能聘也見集說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黃氏仲炎曰城其國邑宜無待於帥師以行父帥

師以城諸鄆何以歎於義也案莊二十九年城諸

及防則知諸魯地也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

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則知鄆莒邑也莒邑

而魯城之是城非其所有之地也城非其所有而

慮莒必爭於是乎將兵以往焉故曰歎於義也見

集說

世室屋壞文公十三年

黃氏仲炎曰書大室屋壞者明不當壞而壞之文

公怠禮荒政不足以承宗廟之祀或者陰譴所形

乎唐明皇將幸東都而大廟屋壞宰相宗瑛蘇頲

以為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

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此即春秋書大室屋壞之

義也見集說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文公十四年

陳氏傅良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

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五戰而

楚浸彊交聘於列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

於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侯

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為此且如之何勿序也書

曰同盟同眾辭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見集說

黃氏仲炎曰垂隴之盟士穀主諸侯之盟新城之

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上穀趙盾先諸侯者

存君臣之分也見集說文公十五年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文公十五年卻缺侵書趙穿

陳氏傅良曰自伐書陽處父入書卻缺侵書趙穿

以後凡役書大夫見集說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陳氏傅良曰此國君也曷為不序散辭也新城之

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

於是楚伯成而頃王崩葬不見於春秋諸侯無統

紀甚矣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傳曰無

能為也見集說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文公十六年

黃氏仲炎曰視朔者朔日視朝也朔者一月之始

也朔不視朝則一月廢朝可知矣書夏五月公四

不視朔以見文公自正月至五月廢朝也見集說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戴氏溪曰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

通道見集說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文公十七年

陳氏傅良曰曷為之稱人失討賊之義也宋賊無

主名宜若勿討其責諸侯以討之何子殺父凡在

官者殺無赦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衆人弑君

賊奈何勿討也賊可以勿討則昭公書葬矣見集說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文公十八年

黃氏仲炎曰春秋篡弒之賊如魯桓齊懿蔡侯般
楚子虔之類雖幸免於王法之誅而卒受殺身之
禍豈非以此始者必以此終歟見集說

冬十月子卒

陳氏傳良曰惡位不定則其稱子卒何成之為在
喪之君也凡君在喪恒稱子未葬稱子某成之為
在喪之君以弒罪之宣公也見集說

公子遂如齊逆女宣公元年

薛氏季宣曰公薨夫人出大夫逆女亂倫而娶齊
人不創夫人之出而違禮婚媾皆罪也見集說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黃氏仲炎曰許田入鄭而桓篡成郟鼎入魯而督
罪釋濟西入齊而宣位定春秋備書於冊以見利
賂之禍如此其極見集說

秋邾子來朝

黃氏仲炎曰邾自世文之世常與魯抗今宣篡立
而反朝之非畏魯乃畏齊齊悅魯之利邾畏齊
之壓而公論不復存矣見集說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陳氏傳良曰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

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
宗楚平後五十年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列國
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自是訖春秋師再有事無
言遂者言遂者非與國伐主則盟主伐與國也
見集說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殺其君夷皋宣公二年

薛氏季宣曰君將殺盾而寧行殺君之事則主弑
者盾也穿受命而加刃者也在律家人共犯止坐
尊長威力使令被使爲從此春秋之義也見集說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宣公三年

黃氏仲炎曰魯郊僭禮也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
死是於僭禮之中又知天意之不享也見集說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陳氏傅良曰楚伐陸渾窺尸室也見集說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宣公四年

陳氏傅良曰歸生心正卿而宋有無君之心非歸
生孰禁之於歸生乎謀先而弗禁則賊由歸生
而已矣故歸生之弑公子宗啟之不以罪宗而罪

歸生見集說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宣公五年

黃氏仲炎曰魯宣公以不義得國倚彊齊以自固
土田薦賄玉帛造庭舉千乘之國惟齊是聽今遂
見偏於齊連昏於齊之大夫而不敢違焉此孟子
所謂人役者也 見集說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黃氏仲炎曰齊高固脅娶魯女而挾以歸寧魯國
之恥也 見集說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公六年

陳氏傅良曰趙盾之罪嘗著於春秋其再見曷為
無貶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則凡人而已矣 見集說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宣公七年

陳氏傅良曰晉靈公之會同皆不序自黑壤而下
復序諸侯何也垂隴之役初以大夫會盟自以大
夫會盟而後不序諸侯不序諸侯猶青蠅者也終
靈公之篇則諸侯無貶矣以其不勝貶序之可也
自隱而下君恒稱口貶人之故諸侯多貶辭焉自
文而下大夫恒稱大夫貶之故大夫多貶辭焉
諸侯不勝貶則政在大夫矣大夫不勝貶則陪臣
執國命矣 見集說
黃氏仲炎曰黑壤之會晉人止公以賂免焉蓋宣

為不義不特齊人得以無道加之而晉人亦得以無道加之也見集說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宣公八年

陳氏傅良曰大夫卒恒稱左其兼字之何自是仲氏世為卿故譏之也見集說

齊侯伐萊宣公九年

戴氏溪曰萊於齊為近故亦必欲服之觀夾谷之

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則萊之屬齊有自來矣見集說

秋取根牟

陳氏傅良曰取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

下征伐在大夫矣見集說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陳氏傅良曰諸侯卒雖不出竟地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黃氏仲炎曰左氏載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此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紂為

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以比干為仁則必不以洩冶為非矣

邾無道危行言孫此世之明哲見幾不仕而高尚

者之爲也若夫有位於朝食君之祿則旣以身許國矣豈可緘默苟容與俗俱靡以自立辟爲戒以善保身爲得哉此非所以爲人臣之訓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所以見君殺諫臣未有不喪亡者也是故桀殺龍逢而夏亡紂殺比干而殷亡觀洩冶見殺其明年靈公殺又明年楚莊縣陳可爲後世明戒矣見集說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宣公十年

陳氏傅良曰自頃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見集說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宣公十一年

陳氏傅良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是故楚莊之春秋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宣三年晉伐鄭不書五年荀林父伐陳不書見集說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黃氏仲炎曰公孫寧儀行父者陳大夫之與其君淫使其君見弑者也楚子不討而反納之其殆二臣許以陳輸楚故使之爲鄉導歟見集說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宣公十二年

黃氏仲炎曰陳附楚者也宋以清丘之盟而伐之
衛背盟而救之伐者義而救者不義矣見集說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宣公十四年

陳氏傅良曰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見
集說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宗宣公十五年

陳氏傅良曰吾大夫始特會楚也見集說

黃氏仲炎曰自晉伯不競而楚爭諸侯於是伐陳
而陳服討鄭而鄭降圍宋而宋請平往往駢首南
向者不止此矣然陳亂無君而楚來討賊國人皇

皇惟命是聽固不足責至如鄭宋被圍初皆闔城
拒守綿歷時月力不能支然後請服此亦有不得
已者獨魯不然方楚子在宋兵未及魯而望風納
賄惟恐或後是以有穀之入自焉此可見魯君大夫
苟免自營怵於威武之甚矣見集說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陳氏傅良曰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

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

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至

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

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見集說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陳氏博良曰滅國之大夫稱人形也故荀林父滅

潞氏隨會滅甲氏皆不書又曰滅國以其君歸皆

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頓以頓子牂

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奔者不名之以歸

者名之

見集說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黃氏仲炎曰案左氏王孫蘇與毛伯召伯爭政使

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子捷即札子也威福

君之大柄廉恥國之大維今子弟專殺是君無威

福之柄也朝臣爭政是國無廉恥之維也君無柄

國無維所以為東周之衰亂也

見集說

初稅畝

黃氏仲炎曰古者井田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

田八家耕之以奉其上所謂藉也藉之為言借也

借民力為之而非稅也今魯初稅畝是於公田之

外又稅其私畝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墾

井田之制開厚斂之門使民不聊生國無善治蓋

自是始矣

見集說

冬蟪生

黃氏仲炎曰螽始生者為蟪螽蜚蔽天或來自他處不必見其生也故不曰螽生蟪工於境內見其生也故蟪生見集說

饑

黃氏仲炎曰春秋書飢者凶荒之甚者也莊公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亦飢歲也而不言饑蓋當時雖無素備然猶知告糴於齊以為凶荒之救故其民酒未至於流亡也今宣公歲飢見於再書者是其國既無蓄積之備又無救荒之策坐視其民之饑

而死爾蓋必如詩所謂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孟子所謂凶年飢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矣故春秋以饑書也嗚呼使民至此烏在其為民父母哉見集說

退

理為年(33) 女 然